

第九回

陳光蕊赴任逢災

江流僧復警報本

詔表陝西大國長安城乃歷代帝王建都之地，自周秦漢以來，三州花似錦，八水透城流，真個是名勝之邦。彼時是大唐太宗皇帝登基，改元貞觀，已登極十三年，歲在己巳，天下太平，八方進貢，四海稱臣。忽一日，太宗登位，聚集文武衆官，朝拜禮畢，有魏徵丞相出班奏道：「方今天下太平，八方寧靜，應依古法，開立選場，招取賢士，擢用人材，以資化理。」太宗道：「賢卿所奏有理。」就傳招賢文榜，頒布天下。各府州縣，不拘軍民人等，但有讀書儒流，文義明暢，三場精通者，前赴長安應試。

此榜行至海州地方，有一人，姓陳，名萼，表字光蕊，見了此榜，即時回家，對母張氏道：「朝廷頒下黃榜，詔開南省，考取賢才，孩兒意欲前去應試，倘得一官半職，顯親揚名，封妻蔭子，光

耀門閭，乃兒之志也。特此稟告母親前去。」張氏道：「我兒讀書人，「幼而學，壯而行」，正該如此。但去赴舉，路上須要小心，得了官，早早回來。」光蕊便吩咐家僮收拾行李，即拜辭母親，遷程前進。到了長安，正值大開選場，光蕊就進場考舉，中選。及廷試三策，唐王御筆親賜狀元，跨馬遊街三日。

不期遊到丞相殷開山門首，有丞相所生一女，名喚溫嬌，又名滿堂嬌，未曾婚配，正高結綵樓，拋打繡毬卜婿。適值陳光蕊在樓下經過，小姐一見光蕊人材出衆，知是新科狀元，心內十分歡喜，就將繡毬拋下，恰打着光蕊的烏紗帽。猛聽得一派笙簫細樂，十數個婢妾走下樓來，把光蕊馬頭挽住，迎狀元人相府成婚。那丞相和夫人，即時出堂，喚賓人贊禮，將小姐配與光蕊拜了天地，夫妻交拜畢，又拜了岳丈，岳母。丞相吩咐安排酒席，歡飲一宵。二人同携素手，共入蘭房。

次日五更三點，太宗駕坐金鑾寶殿，文武衆臣趨朝。太宗問道：「新科狀元陳光蕊應授何官？」魏徵丞相奏道：「臣查所屬州郡，有江州缺官，乞我主授他此職。」太宗就命爲江州

州主，即令收拾起身，勿悞限期。光蕊謝恩出朝，回到相府，與妻商議，拜辭岳丈，岳母，同妻前赴江州之任。離了長安登途，正是暮春天氣，和風吹柳綠，細雨點花紅。光蕊便道：「回家同妻交拜母親。」張氏道：「恭喜我兒，且又娶親回來。」光蕊道：「孩兒叨賴母親福庇，忝中狀元，欽賜遊街，經過丞相殷府門前，遇拋打繡毬，適中蒙丞相即將小姐招孩兒爲婿。朝廷除孩兒爲江州州主，今來接取母親，同去赴任。」張氏大喜，收拾行程。在路數日，前至萬花店劉小二家安下。張氏身體忽然染病，與光蕊道：「我身上不安，且在店中調養兩日再去。」

光蕊遵命。至次日早晨，見店門前有一人提着個金色鯉魚叫賣，光蕊即將一貫錢買了。欲待烹與母親吃，只見鯉魚閃閃斲眼，光蕊驚異道：「聞說魚蛇斲眼，必不是等閑之物！」遂問漁人道：「這魚那裏打來的？」漁人道：「離府十五里洪江內打來的。」光蕊就把魚送在洪江裏去放了生，回店對母親道知此事。張氏道：「放生好事，我心甚喜。」光蕊道：「此店已住三日了，欽限緊急，孩兒意欲明日起身，不知母親身體好否？」張氏道：「我身子不快，此時路上炎熱，恐添疾病，你可這裏賃間房屋，與我暫住，付些盤纏在此，你兩口兒先上任去，候秋

涼却來接我。」

光蕊與妻商議，就租了屋宇，付了盤纏與母親，同妻拜辭前去。途路艱苦，曉行夜宿，不覺已到洪江渡口。只見船子劉洪李彪二人，撐船到岸迎接。也是光蕊前生合當有此災難，撞着這冤家。光蕊令家僮將行李搬上船去，夫妻正齊齊上船，那劉洪睜眼看見殷小姐面如滿月，眼似秋波，櫻桃小口，綠柳蠻腰，真個有沉魚落鴈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陡起狼心，遂與李彪設計，將船撐至沒人煙處，候至夜靜三更，先將家僮殺死，次將光蕊打死，把尸首都推在水裏去了。小姐見他打死了丈夫，也便將身赴水。劉洪一把抱住道：「你若從我，萬事皆休！若不從時，一刀兩斷！」那小姐尋思無計，只得權時應承，順了劉洪。那賊把船渡到南岸，將船付與李彪自管，他就穿了光蕊衣冠，帶了官憑，同小姐往江州上任去了。

却說劉洪殺死的家僮屍首，順水流去，惟有陳光蕊的屍首，沉在水底不動。有洪江口巡海夜叉見了，星飛報入龍宮，正值龍王升殿。夜叉報道：「今洪江口不知某人把一個讀書士

子打死，將屍撇在水底。」龍王叫將屍抬來，放在面前，仔細一看，道：「此人正是救我的恩人，如何被人謀死？」常言道：「恩將恩報。」我今日須索救他性命，以報日前之恩。」即寫下牒文一道，差夜叉徑往洪州城隍土地處投下，要取秀才魂魄來，救他的性命。城隍土地遂喚小鬼把陳光蕊的魂魄交付與夜叉去。夜叉帶了魂魄到水晶宮，稟見了龍王。

龍王問道：「你這秀才，姓甚名誰？何方人氏？因甚到此，被人打死？」光蕊施禮道：「小生陳萼，表字光蕊，係海州弘農縣人。忝中新科狀元，叨授江州州主，同妻赴任，行至江邊上船，不料船子劉洪，貪謀我妻，將我打死拋屍。乞大王救我一救。」龍王聞言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先生，你前者所放金色鯉魚，即我也。你是救我的恩人，你今有難，我豈有不救你之理？」就把光蕊屍身安置一壁，口內含一顆「定顏珠」，休教損壞了，日後好還魂報仇。又道：「汝今真魂權且在我水府中做個都領。」光蕊叩頭拜謝，龍王設宴相待不題。

却說殷小姐痛恨劉賊，恨不食肉寢皮，只因身懷有孕，未知男女，萬不得已，權且勉強相

從轉盼之間，不覺已到江州。吏書門皂，俱來迎接。所屬官員，公堂設宴相叙。劉洪道：『學生到此，全賴諸公大力匡持。』屬官答道：『堂尊大魁高才，自然視民如子，訟簡刑清。我等合屬有賴，何必過謙？』公宴已罷，衆人各散。

光陰迅速，一日，劉洪公事遠出，小姐在衙思念婆婆丈夫，在花亭上感歎，忽然身體困倦，腹內疼痛，暈悶在地，不覺生下一子。耳邊有人囑曰：『滿堂嬌，聽吾叮囑。吾乃南極星君，奉觀音菩薩法旨，特送此子與你。異日聲名遠大，非比等閑。劉賊若回，必害此子，汝可用心保護。汝夫已得龍王相救，日後夫妻相會，子母團圓，雪冤報仇有日也。謹記吾言。快醒快醒！』言訖而去。小姐醒來，句句記得，將子抱定，無計可施。忽然劉洪回來，一見此子，便要淹殺。小姐道：『今日天色已晚，容待明日拋去江中。』

幸喜次早劉洪忽有緊急公事遠出。小姐暗思：『此子若待賊人回來，性命休矣！不如及早拋棄江中，聽其生死。倘或皇天見憐，有人救得，收養此子，他日還得相逢……』但恐難以識認，即咬破手指，寫下血書一紙，將父母姓名跟脚原由，備細開載；又將此子左脚上一個小

指用口咬下，以爲記驗；取貼身汗衫一件，包裹此子，乘空抱出衙門，幸喜官衙離江不遠。小姐到了江邊，大哭一場。正欲拋棄，忽見江岸側飄起一片木板，小姐即朝天拜禱，將此子安在板上，用帶縛住，血書繫在胸前，推放江中，聽其所之。小姐含淚回衙不題。

却說此子在木板上，順水流去，一直流到金山寺脚下停住。那金山寺長老叫做法明和尚，修真悟道，已得無生妙訣。正當打坐參禪，忽聞得小兒啼哭之聲，一時心動，急到江邊觀看。只見涯邊一片木板上，睡着一個嬰兒，長老慌忙救起。見了懷中血書，方知來歷。取個乳名，叫做江流，託人撫養。血書緊緊收藏。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不覺江流年長一十八歲。長老就叫他削髮修行，取法名爲玄奘，摩頂受戒，堅心修道。

一日，暮春天氣，衆人同在松陰之下，講經參禪，談說奧妙。那酒肉和尚恰被玄奘難倒，和尚大怒，罵道：『你這業畜，姓名也不知，父母也不識，還在此搗甚麼鬼！』玄奘被他罵出這般言語，入寺跪告師父，眼淚雙流道：『人生於天地之間，稟陰陽而資五行，盡由父生母養；豈有

爲人在世而無父母者乎？」再三哀告，求問父母姓名。長老道：「你真個要尋父母，可隨我到方丈裏來。」玄奘就跟到方丈。長老到重梁之上，取下一個小匣兒，打開來，取出血書一紙，汗衫一件，付與玄奘。玄奘將血書拆開讀之，纔備細曉得父母姓名並冤仇事跡。

玄奘讀罷，不覺哭倒在地道：「父母之仇，不能報復，何以爲人？十八年來，不識生身父母，至今日方知有母親！此身若非師父撈救撫養，安有今日？容弟子去尋見母親，然後頭頂香盆，重建殿宇，報答師父之深恩也！」師父道：「你要去尋母，可帶這血書與汗衫前去；只做化緣，徑往江州私衙，纔得你母親相見。」玄奘領了師父言語，就做化緣的和尚，徑至江州。適值劉洪有事出外，也是天教他母子相會，玄奘就直至私衙門口抄化。那殷小姐原來夜間得了一夢，夢見月缺再圓，暗想道：「我婆婆不知音信；我丈夫被這賊謀殺；我的兒子拋在江中，倘若有人收養，算來有十八歲矣，或今日天教相會，亦未可知……」

正沉吟間，忽聽私衙前有人念經，連叫「抄化」。小姐又乘便出來問道：「你是何處來的？」玄奘答道：「貧僧乃是金山寺法明長老的徒弟。」小姐道：「你既是金山寺長老的徒

弟……」叫進衙來，將齋飯與玄奘吃。仔細看他舉止言談，「好似與丈夫一般……」小姐將從婢打發開去，問道：「你這小師父，還是自幼出家的？還是中年出家的？姓甚名誰？可有父母否？」玄奘答道：「我也不是自幼出家，我也不是中年出家，我說起來，冤有天來大，仇有海樣深！我父被人謀死，我母親被賊人占了。我師父法明長老教我，我在江州衙內尋取母親。」小姐問道：「你母姓甚？」玄奘道：「我母姓殷，名喚溫嬌。我父姓陳，名光蕊。我小名叫做江流，法名取爲玄奘。」小姐道：「溫嬌就是我。——但你今有何憑據？」

玄奘聽說是他母親，雙膝跪下，哀哀大哭：「我娘若不信，見有血書汗衫爲證！」溫嬌取過一看，果然是真，母子相抱而哭，就叫：「我兒快去！」玄奘道：「十八年不識生身父母，今朝纔見母親，教孩兒如何割捨？」小姐道：「我兒，你火速抽身前去，劉賊若回，他必害你性命。我明日假装一病，只說先年曾許捨百雙僧鞋，來你寺中還願。那時節，我有話與你說。」玄奘依言拜別。

却說小姐自見兒子之後，心內一憂一喜，忽一日推病，茶飯不吃，臥於牀上。劉洪歸衙，問其原故，小姐道：「我幼時曾許下一願，許捨僧鞋一百雙。昨五日之前，夢見個和尚，手執利刃，要索僧鞋，便覺身子不快。」劉洪道：「這些小事，何不早說？」隨升堂吩咐王左衛、李右衛、江州城內百姓，每家要辦僧鞋一雙，限五日內完納。

百姓俱依派完納訖，小姐對劉洪道：「僧鞋做完，這裏有甚麼寺院，好去還願？」劉洪道：「這江州有個金山寺，焦山寺，聽你在那個寺裏去。」小姐道：「久聞金山寺好個寺院，我就往金山寺去。」劉洪即喚王李二衙辦下船隻，小姐帶了心腹人，同上了船，船子將船撐開，就投金山寺去。

却說玄奘回寺，見法明長老，把前項說了一遍，長老甚喜。次日，只見一個丫鬟先到，說夫人來寺還願。衆僧都出寺迎接。小姐徑進寺門，參了菩薩，大設齋襯，喚丫鬟將僧鞋，著襪，托於盤內，來到法堂，小姐復拈心香禮拜，就教法明長老分俵與衆僧去訖。玄奘見衆僧散了，法堂

上更無一人，他却近前跪下。小姐叫他脫了鞋襪看時，那左脚上果然少了一個小指頭。當時兩個又抱住而哭，拜謝長老養育之恩。

法明道：「汝今母子相會，恐奸賊知之，可速速抽身回去，庶免其禍。」小姐道：「我兒，我與你一隻香環，你徑到洪州西北地方，約有一千五百里之程，那裏有個萬花店，當時留下婆婆張氏在那裏，是你父親生身之母。我再寫一封書與你，徑到唐王皇城之內，金殿左邊，殷開山丞相家，是你母生身之父母。你將我的書遞與外公，叫外公奏上唐王，統領人馬，擒殺此賊，與父報仇，那時纔救得老娘的身子出來。我今不敢久停，誠恐賊漢怪我歸遲。」便出寺登舟而去。

玄奘哭回寺中，告過師父，即時拜別，徑往洪州。來到萬花店，問那店主劉小二道：「昔年江州陳客官有一母親住在你店中，如今好麼？」劉小二道：「他原在我店中，後來昏了眼，三四年並無店租還我，如今在南門頭一個破瓦窰裏，每日上街叫化度日。那客官一去許久，如今杳無信息，不知爲何。」

玄奘聽罷，即時問到南門頭破瓦窰，尋着婆婆。婆婆道：「你聲音好似我兒陳光蕊。」玄奘道：「我不是陳光蕊，我是陳光蕊的兒子。溫嬌小姐是我的娘。」婆婆道：「你爹娘怎麼不來？」玄奘道：「我爹爹被強盜打死了，我娘被強盜霸占爲妻。」婆婆道：「你怎麼曉得來尋我？」玄奘道：「是我娘着我來尋婆婆。我娘有書在此，又有香環一隻。」那婆婆接了書並香環，放聲痛哭道：「我兒爲功名到此，我只道他背義忘恩，那知他被人謀死，且喜得皇天憐念，不絕我兒之後，今日還有孫子來尋我！」

玄奘問：「婆婆的眼，如何都昏了？」婆婆道：「我因思量你父親，終日懸望，不見他來，因此上哭得兩眼都昏了。」玄奘使跪倒向天禱告道：「念玄奘一十八歲，父母之仇不能報復。今日領母命來尋婆婆，天若憐鑒弟子誠意，保我婆婆雙眼復明。」祝罷，就將舌尖與婆婆啄眼。須臾之間，雙眼睜開，仍復如初。婆婆覷了小和尚道：「你果是我的孫子！恰和我兒子光蕊形容無二！」

婆婆又喜又悲，玄奘就領婆婆出了窰門，還到劉小二店內，將些房錢賃屋一間與婆婆

棲身，又將盤纏與婆婆道：『我此去只月餘就回。』隨即辭了婆婆，徑往京城，尋到皇城東街，殷丞相府上，與門上人道：『小僧是親戚，來探相公。』門上人稟知丞相，丞相道：『我與和尚並無親眷。』夫人道：『我昨夜夢見我女兒滿堂嬌來家，莫不是女婿有書信回來也。』丞相便教請小和尚來到廳上，小和尚見了丞相與夫人，哭拜在地，就懷中取出一封書來，遞與丞相。丞相拆開，從頭讀罷，放聲痛哭。夫人問道：『相公，有何事故？』丞相道：『這和尚是我與你的外甥，女婿陳光蕊被賊謀死，滿堂嬌被賊強占爲妻。』夫人聽罷，亦痛哭不止。丞相道：『夫人休得煩惱，來朝奏知主上，親自統兵，定要與女婿報仇。』』

次日，丞相入朝，啟奏唐王曰：『今有臣婿狀元陳光蕊，帶領家小江州赴任，被隋子劉洪打死，占女爲妻，假冒臣婿，爲官多年，事屬異變，乞陛下立發人馬，勦除賊寇。』唐王奏大怒，就發御林軍六萬，着殷丞相督兵前去。丞相領旨出朝，即往教場內點了兵，徑往江州進發。曉行夜宿，星落烏飛，不覺已到江州。殷丞相兵馬，俱在北岸下了營寨。星夜令金牌下戶喚到江州同知州判二人，丞相對他說知此事，叫他提兵相助，一同過江而去。天尚未明，就把劉洪

門圍了。劉洪正在夢中，聽得火炮一響，金鼓齊鳴，衆兵殺進私衙，劉洪措手不及，早被擒住。丞相傳下軍令，將劉洪一千人犯，綁赴法場，令衆軍俱在城外安營去了。

丞相直入衙內正廳坐下，請小姐出來相見。小姐欲待要出，羞見父親，就要自縊。玄奘聞知，急急將母解救，雙膝跪下，對母道：「兒與外公，統兵至此，與父報仇。今日賊已擒捉，母親何故反要尋死？母親若死，孩兒豈能存乎？」丞相亦進衙勸解。小姐道：「吾聞一婦人從一而終。」痛夫已被賊人所殺，豈可靦顏從賊？止因遺腹在身，只得忍恥偷生。今幸兒已長大，又見老父提兵報仇，爲女兒者，有何面目相見？惟有一死以報丈夫耳！」丞相道：「此非我兒以盛衰改節，皆因出乎不得已，何得爲恥？」

父子相抱而哭。玄奘亦哀哀不止。丞相拭淚道：「你二人且休煩惱；我今已擒捉仇賊，且去發落去來。」即起身到法場，恰好江州同知亦差哨兵拿獲水賊李彪，解到。丞相大喜，就令軍牢押過劉洪、李彪，每人痛打一百大棍，取了供狀，招了先年不合謀死陳光蕊情由，先將李彪釘在木驢上，推去市曹，剮了千刀，梟首示衆。訖，把劉洪拿至洪江渡口，先年打死陳光蕊處，

丞相與小姐玄奘，三人親到江邊，望空祭奠，活剗取劉洪心肝，祭了光蕊，燒了祭文一道。

三人望江痛哭，早已驚動水府。有巡海夜叉，將祭文呈與龍王。龍王看罷，就差鸞元帥去請光蕊來到道：「先生，恭喜！恭喜！今有先生夫人公子同岳丈俱在江邊祭你。我今送你還魂去也。再有「如意珠」一顆，「走盤珠」二顆，綾綃十端，明珠玉帶一條，奉送。你今日便可夫妻子母相會也。」光蕊再三拜謝。龍王就令夜叉將光蕊身屍送出江口還魂。夜叉領命而去。

却說殷小姐哭奠丈夫一番，又欲將身赴水而死，慌得玄奘拚命扯住。正在倉皇之際，忽見水面上一個死屍浮來，靠近江岸之旁。小姐忙向前認看，認得是丈夫的屍首，一發嚎啕大哭不已。衆人俱來觀看，只見光蕊舒拳伸脚，身子漸漸展動，忽地爬將起來坐下。衆人不勝驚駭。

光蕊睜開眼，早見殷小姐與丈人殷丞相同着小和尚俱在身邊啼哭。光蕊道：「你們爲何在此？」小姐道：「因汝被賊人打死，後來妾身生下此子，幸遇金山寺長老撫養長大，尋我

相會。我教他去尋外公。父親得知，奏聞朝廷，統兵到此，拿住賊人。適纔生取心肝，望空祭奠我夫，不知我夫怎生又得還魂？」光蕊道：「皆因我與你昔年在萬花店時，買放了那尾金色鯉魚，誰知那鯉魚就是此處龍王。後來逆賊把我推在水中，全虧得他救我。方纔又賜我還魂。送我寶物，俱在身上。更不想你生下這兒子，又得岳丈爲我報仇。真是苦盡甘來，莫大之喜！」

衆官聞知，都來賀喜。丞相就令安排酒席，答謝所屬官員，即日軍馬回程。來到萬花店，那丞相傳令安營，光蕊便同玄奘到劉家店尋婆婆。那婆婆當夜得了一夢，夢見枯木開花，屋後喜鵲頻頻喧噪，想道：「莫不是我孫兒來也……」

說猶未了，只見店門外，光蕊父子齊到。小和尚指道：「這不是俺婆婆？」光蕊見了老母，連忙拜倒。母子抱頭痛哭一場，把上項事說了一遍。算還了小二店錢，起程回到京城。進了相府，光蕊同小姐與婆婆，玄奘都來見了夫人。夫人不勝之喜，吩咐家僮，大排筵宴慶賀。丞相道：「今日此宴可取名爲『團圓會』。」真正合家歡樂！

次日早朝，唐王登殿，殷丞相出班，將前後事情備細啟奏，並薦光蕊才可大用。唐王准奏，

即命陸陳萼爲學士之職，隨朝理政。玄奘立意安禪，送在洪福寺內修行。後來殷小姐畢竟從容自盡。玄奘自到金山寺中報答法明長老。不知後來事體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西遊記 第九回